

⊕ 長春藤文庫 7

人文學科的危機

J.H. Plumb 編 本社譯



史學家的困境
文學教育的危機
人文科學與哲學主流的危機
神學的將來
等等

⊕ 長春藤文庫 7

人文學科的危機

本社譯

⊙ 長春藤文庫7

人 文 學 科 的 危 機

J. H. Plumb (蒲立拜) 編 本 社 譯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1888號

郵政劃撥：1712號環宇書局帳戶

門市部：台北市成都路1號中國書城○號臺位

台北市8887信箱 電話：771827

出版者：環宇出版社

發行人：陳達弘

主編：何步正 鄭 臻



⊕ 長春藤文庫7

人文學科的危機

J. H. Plumb (蒲立拜) 編

本社譯

實價：

臺初版：民熟

\$60

「人文學科的危機」(Crisis in the Humanities)·一九六四年·列入英國Pelican叢書：除前言外，收集了多篇由英國著名大學教授執筆的論文，分別討論各人文學科的危機。另由中譯本編者收入唐君毅先生兩篇演講紀錄。

本書編者蒲立拜(J. H. Plumb)，生於一九一一年，出身劍橋大學。二次大戰期間，曾任職外交部。戰後返回劍橋擔任歷史系教授。著有「文藝復興」、「西非探險者」等書，現正編輯「人類社會史」多冊。一九六〇年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。現為「水平線」(Horizon)的歐洲顧問編輯，亦為企鵝叢書歷史顧問編輯，並寫了「十八世紀的英國」一書，此書為Pelican的英國史叢書之一冊。

wetp4/06

目錄

蒲立拜著 黃絲嘉譯	葛喊·豪著 諾夫譯	昆丁·貝爾著 費忌譯	蒲立拜著 朱心異譯	羅素著 李昂譯	濟南著 車南譯
一	七	三	六	五	四
前言	文學教育的危機	美術教育的危機	史學家的困境	歷史是一種藝術	人文科學與哲學主流的危機

楊黎士德著
陳炯彰譯

九

英國學校界的人文學科教育

劉君燦譯

二七

神學的將來

麥可苗著
陳蓮涓譯

二九

社會學科的危機

阮登發著
沙展提譯

三一

經濟學：會成爲，可能成爲一種科學的學問嗎？

唐君毅

一六

從存在主義哲學看大學教育問題

唐君毅講
黃絲嘉記

一七

現代是哲學衰微的時代

前言

J. H. Plumb
黃 絲 嘉 譯

人文學者的信心動搖了

工程實驗室中，不常聽到得自西塞羅（Cicero，公元前一世紀羅馬偉大演說家、政治家、哲學家。譯者按。）的嘲言諷語：阿哈和雅憶（Ahab 和 Jael，都是聖經中人物。譯者按。）的故事，很少生物學家知道它的寓意。莫斯萊街中學（Mosley Road Secondary Modern School，英國中學，譯者按。）的學生也甚少人以太憲章和滑鐵盧的事蹟爲傲。此外，又有多少家庭，在星期日下午，團團坐着，聆聽做父親的讀「丹比與兒子」的故事呢？（“Donbey And Son”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說，譯者按）一百年前，或者說五十年前，甚至說二十年前吧——建基於經典、聖經、歷史、和文學的文化傳統，規範了統治階層，又樹立起正人君子的形象。這文化傳統是人文原則和國家傲節的奇妙混合體。十五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，使文學變成一種風尚；博聞強，是彬彬君子的條件；他要熟讀柏拉圖和西塞羅的作品，從中學得處世之

道；他又愛熟讀聖經，以爲警世箴銘的不竭之泉；國家民族英雄的事蹟，鞏固了他的愛國心；先人的文學，加深加廣了他的人生經驗。歷史、經典、文學、神學這些科目，加上數學，是教育制度的中心；用以培養政治家，公務員和種種行政和立法人才。他們把傳統的智慧，代代相傳下去。

由於，科學進步工業社會興起，加上兩次大戰的遺害，使人文學者動搖了信心，懷疑自己的領導和指引能力了。人文學者對他們的社會功能惑然不確，走向兩條自殺式的死路以爲逃避。他們或則盲從傳統的看法，把以前的功能，當作就是現在的功能；又以爲只要抵擋得住改變，就萬事大吉了。他們或則退隱到象牙塔裏，否認他們的科目有任何社會功能。由此觀之，人文學科正徬徨十字路口，其存在正面臨威脅。他們必須改變目前的形象，以適應科學工藝社會的需求；否則，他們就只能退到社會的卑不足道的角落了。這是人文學——歷史、經典、英文、美術、神學、和哲學——的危急存亡的關頭，就是本書所要討論的。至於社會科學的問題，雖然有些不同，却同樣深深地受到古老的觀念和教育態度的影響。

文學的、哲學的、和美術的

荷馬的銷量，數以百萬計；Hesiodes（公元前五世紀希臘最偉大史家之一。譯者按）也有數十萬；即使 Tacitus（公元一世紀羅馬史學家，著有「對話」等書。譯者按）也有數萬。人們鑑古之渴望，是不

豐足的。可是，研究經典的專業者們，却少能供給需求的糧食。專業者們喜歡在舊紙堆裏用功，集中精力，把伯克（Burke，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家兼政論家，譯者按）的東西變成一篇西塞羅式的散文；或諸如此類的徵枝末節。對於經典他們如此：對歷史亦然。人們遠古知昔的需求是空前的；可是這些專業者却甚少能滿足此等需求。反而業餘的如史密斯夫人，如韋徹活小姐倒出力更多。不管李維斯博士（Dr. Leavis 如何辛辣地批評，凡夫俗婦仍然耽樂於高斯華綏（Galsworthy）、威爾斯（Wells）或班納得（Benett）、凡夫俗婦依然在世界文學的汪洋中，尋求他們想像的滿足，並不受到尖酸的文學批評的影響。哲學似乎已退到語言謎宮這荒蕪的沙漠，與荒謬的經院哲學同樣遠離人生。美術，當其可以到達千萬萬的人手上時，就在怪誕和晦澀的圖像中迷失了。人們有渴慕藝術之心，却缺乏信心，於是便肅穆地却又惘然地，凝視那些私下覺得無意義的填塞了雜物的小雄鷄和塗上油彩的床；對這些東西的態度，每週的評論家比對新近發現的米開朗基羅的作品，還要嚴肅。

歷史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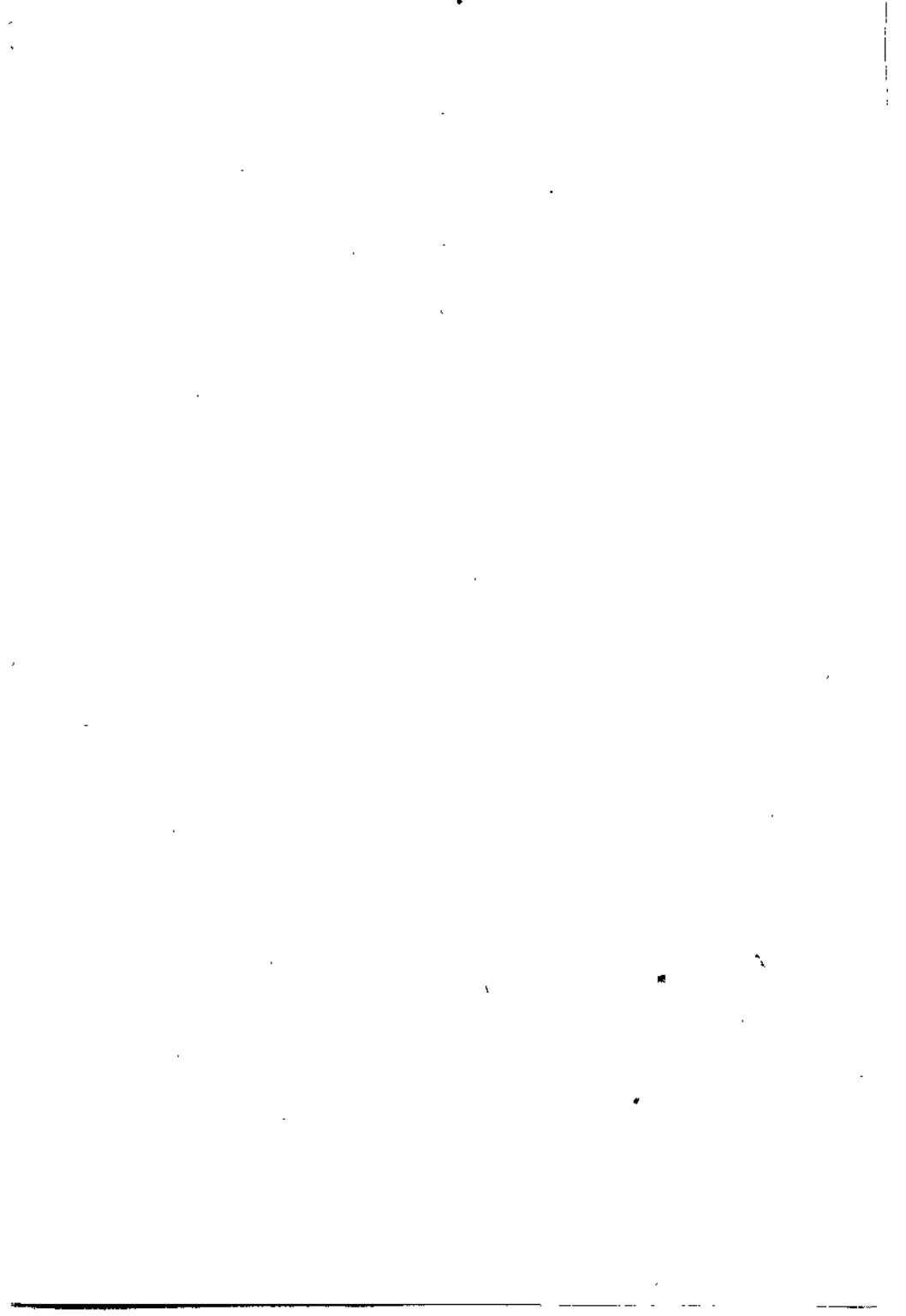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最糟糕的，恐怕還是我的本行——歷史吧！要指導人類的行動嗎？歷史已失去這種信心了。歷史學家不再希望探究過去，就可以幫助人類控制未來了。他們認為歷史的教育價值，在於它所提供的心智

練習，而不在它的內容。他們說，教授得宜，歷史是清晰和精確思考的一個好準則。歷史開拓記憶力，銳化邏輯意識、教導真相的規則、訓練人作澄明的闡釋和清楚的思想。他們一直以爲史學家所最費心力的史料，或材料來源最需要這種能力的題材（如中古歷史），最能提供這種訓練。所以，英國史，歐洲史，中古史，近代史，這些又古老又可信賴的科目，必定要成爲歷史教育的中心。在這中心內，有若干數十年來史學名家傾力研鑽的問題，正好作爲歷史訓練的最佳練習。所以，某些重要的題目，大部分的門外漢都感到迷惑，只報之以莫明的笑意，好像對查理曼（Charlemagne）在聖誕日的加冕禮的重要的無休止討論；又好像喬治三世的登位，是否破壞了憲法實踐。也所以，從荷拉斯·華波爾（Horace Walpole）至南米亞爵士（Sir Lewis Namier）對喬治三世的爭論的全部史事，預料學生會瞭如指掌。可是，對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，甚至（也很可能）對喬治三世統治時代的工業革命和美國獨立運動，却一無所知。當然，所謂教育性的說法是騙人的；什麼記憶啦，邏輯意識啦，對事實的批判作用啦，證明的闡釋啦，都可以從或大或小的題材訓練出來，都可以由與現代社會有關的，也可以從現代社會無關的問題訓練出來。不過全是騙人的。歷史中的專門化的加強，這整個致命的過程，全然把它底教育的價值毀滅了。

社會科學的

社會科學的問題，更令人氣餒。掙扎求生中的社會科學，人們的漠不關心，是予它們最大的打擊。它們的反對者底勢利眼，動搖了它們的地位。所以一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已退隱到堂而皇哉的胡言亂語中；因為這樣，它們敵人的譏諷就更尖銳而有效了。在人文學和科學之間，經濟學和社會學本可很容易地發展成爲一度橋樑；可是，橋樑却沒有人要。就某個意義來說，社會科學爲求生而奮鬥，人文學爲抗拒死七而努力。顯然，二者並不能適應現代世界的教育的和社會的需要。

古老、複雜而因循的社會，其改變之困難，猶如年老的風濕關節炎患者的難於行動。老人終要死去，年輕人接上棒子；可是，在古老的社會中，年輕人長大了，却遭受老一輩的挫折、打擊和阻撓。我們需要少些對傳統的尊崇，而要虛心向已嘗試將其教育去適應二十世紀的都市和工業世界請益。



文學教育的危機

本文作者葛咸·豪 (Graham Hough) 一九〇八年生於英國利物浦附近，先後肄業於利物浦大學和劍橋大學，曾在新加坡任英文教席，又在二次大戰遠東戰區充任炮手，戰後任馬來亞大學英文教授。一九五〇年後一直爲劍橋大學基督書院會員。著述包括「最後的浪漫主義者」、「浪漫主義詩人」、「黑太陽」、「意象與經驗」、「仙后序」。

GRAHAM HOUGH 著

諾 夫 節 譯

「不要選讀文學！」

我以爲文學教育，現正面臨的危機不止一個：一個是表面上的，另一個則深遠得多了。表面的危機顯而易見：人文學科不會使東西爆炸，也不會使物體運行加速；權力在握之士，對之已不大感到興趣了。所

文學教育的危機

以，非技術性的研究，已逐漸失去影響力和優越地位了。非技術性的研究中，文學恐怕是最主要的一支。人文學科並沒有宣稱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條件，它們宣稱要使我們既有的生活質素提高。而所謂更深的危機，就是我們已開始懷疑提高生活質素的說法的真實性。

曾幾何時，研習經典是處世爲人的唯一準備；可是，今時不同往日了。不久前，人們還說哲學帶給人智慧，歷史助人作政治判斷。今日，專業性的哲學者和歷史學者已發現這些說法實在天真幼稚極了。文學雖然滿有生機，可是，說它已與研究學問、和傳統文化隔絕了，却非言之過甚。從前，人們要一個年輕的作家去研習他本國本族的偉大文學；今日，人們往往會勸告他：「看老天份上，你不要在大學中選讀文學！」撇開那種處講求實際的外在壓力不說，文學教育本身似乎已出了毛病，它失去了自信，失去了感動力。

貴今賤古

古老的人文教育，以文學爲主。它的理想，並非培養專家。反之，它的理想在於結合人的理智和個性。它的理想在於普通人格的發展。它源於希臘，甦于文藝復興，數百年來，去蕪存菁，至維多利亞時代的

英國而英華絢爛。它塑造出來的，是學者、是君子、是基督教徒。

惠特曼 (Walt Whitman) 以爲本國文學是重要的，因它提供了「可爲一般之用的人格模範」。這句語現在已毫不動聽了；然而，事實上，從前人們對文學的看法却是這樣的，這點我們可從歐洲的歷史看到。一九四五年以後，教授文學的先生們，催促不安地覺察到，英國文學傳統所提供出來的模範，已不復爲人輕可接受了。英國文學中的人物，如喬塞 (Chaucer) 的武士、約翰生博士、查理士蘭等等，盤旋在從前研習英國文學的學生眼前，學生們並沒有要反對的心意；可是，此時此地，學童們讀了拜爾頓 (Enid Blyton)，就讀「北回歸綫」(Tropic of Cancer)；對從前那些東西，似乎格格不入。自然，今日文學教育中，不論課程和解說，都起過很大的更動。從前不少古董，例如「匹皮的日記」(Pepi's Diary)、波士威 (Boswell) 的「約翰生傳」(Johnson)，以及類似的散漫枝節的散文家，都給擯去了。老一輩的讀者，才熟識這些東西。如果他向今日的大學的英文系學生講授這些東西，他準會遭受冷眼，如果他以爲轉從史葛 (Scott)、德格雷 (Thackeray) 和崔路洛 (Trollope) 入手，就可獲改善，他倒會發現情形更糟。

專而不博

文學教育的危機

曾幾何時，人們以爲英國文學可以作爲現代人文教育的中心，很多人認爲它可以填補經典訓練的空缺——它是那些不受科學或純專業性訓練的人的統攬性、中心性學習。可是，結果並非這樣。它只變成一項與其他科目一樣的科目。英國的「榮譽學位」制度，使它變成這個樣子。榮譽學位是英國大學教育的主要形式，而這是專於一個科目的學位。一個選讀英國文學的學生，他所讀的就光是英國文學。他自然讀得很不錯。他可能會修讀一項輔助科目，可是却草率敷衍了事；當它是一夥必吞的藥丸，一道要攀越的柵欄，如此而已。一個學生，若他不選讀英國文學，則他根本就不會碰上它。英文的學習，變成了一組專門的技術，遑論什麼中心核心了。你可以獲取一個英國文學學位，僅能讀些法文，却與英國以外的文學一些活的接觸也沒有。與文學相伴相濟的社會和知識歷史學識，可能只有一丁點兒。你也可以獲取一個現代語言學或歷史學的學位，而不必讀過莎翁的任何東西，除了中學所讀過的之外。英國文學對深度化和人文化其他研究，有極大影響；可是，傳統的榮譽學位制度却阻礙了它在這方面的作用。

評「實用批評」

儘管如此，人們仍整日價聲言文學的功能，即謂文學應維持從前那個模範和理想的塑造的責任；雖然

所用方法不同，模範和理想也不同。文學的研習，應超越它自身，在最廣的可能範疇內，影響人的性情。今日有一個流行的說法，就是文學的欣賞，在於訓練人的感性和知性，學生藉此得以在現代生活的黑森林中找到道路。「實用批評」（意謂對詩和散文的小小實例的精審細察）的技巧使人分辨非文學範圍中的真實與偽飾，抗拒宣傳家或者政客的歌詐伎倆。若訓練有素、貫徹首尾，便能做到「清醒」和「成熟」。這些說法，真的很正確。接受過進一步文字訓練的人，可以大大避免給人欺騙；可以在虛飾偽詐中，判別出嚴肅的寫作和誠摯的思想。然而，如果這種目的是好的——迄今為止，這種目的確是好的——則它對每個人都有好處；因而，我們就沒有理由把它列為文學系的學生的專門科目了。另一方面，作為一項特殊的文學教育的指南，實用批評是萬萬不夠的。這樣做，只把文學當作工具，藉以達到其他目的。如果要使文學更有力地、更有益地從其他方面影響我們，則我們首先要從文學本身去欣賞享受，過分冀望從批評的訓練中得益，就忽視了道德經驗的最平實的事實了。教養差的人所以受騙，並非單純因為文字素養不足，乃因他們十分衝動、十分激敏。單單看穿了語言的外衣，不足以打倒假理想，乃要用更強更好的理想與它們抵抗。而感覺的真實和充分的表達之間，並沒有簡單的方程式。約言之，僅有批評是不够的。

批評不是每個人的事